

高尔基文集

第九卷

苦命人巴维尔
福马·高尔杰耶夫

1894—189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第九卷）

Gaoerj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1}{16}$ 插页 3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500

书号 10019·3606

定价 1.60 元

目 次

苦命人巴维尔 1

福马·高尔杰耶夫 155

苦命人巴维尔

洪 济 译

《苦命人巴维尔》是高尔基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最初于一八九四年四月八日至七月六日，分二十五期在尼日戈罗德城的《伏尔加人报》上连载。

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一卷。

我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的父母都是非常谦逊的人，他们无意流芳后世，因此，在把自己的儿子弃置在最僻静的街头的一家院墙底下之后，便心安理得地在黑夜里走掉了。显然，在他们的心中，既不为自己的爱情的结晶感到自豪，更感觉不到他们会有足够的力量把儿子造就成跟他父母大不相同的人。

那天夜里，他们在裹着孩儿的破衣上用别针别了一小块简短地写着“已受洗，取名巴维尔”字样的信纸，便把亲生的儿子交给社会去抚养。在他们决定这样办的时候，如果是受了上述的后一种想法的影响的话，那么我要说，这后一种想法倒证明了幼儿巴维尔的双亲并非笨伯。因为大多数做父母的，他们的真正的义务，正是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孩子不要染上双亲为之耗尽心力、绞尽脑汁的那些习惯、偏见、思想和行为。

婴儿巴维尔被放到院墙底下的时候，有一阵子，他对这事，象个真正的听天由命的人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沉静地吸吮着塞在他嘴里的、用细纱布条卷着面包做的“乳头”。可是，等到这使他感到厌烦之后，他就用舌头把“乳头”顶开，发出一阵几乎打不破夜间静寂的声音。

这是八月里一个漆黑而相当凉爽的夜晚，洋溢着秋天将至的气息。白桦树的柔软的枝条，越过放着弃婴巴维尔的院墙，悬浮在他的头顶上；枝条上已经有了许多黄叶，还有不少这样的叶子落在弃婴巴维尔周围的地上。枯黄的树叶不时纷纷扬扬、悄无声息地脱离树枝，犹豫地在潮湿而充满浓郁蒸气的空中旋转着，慢吞吞地飘落到地上。——白天下过雨，傍晚时出了太阳，正好

把大地烤暖。

有时，落叶也飘到弃婴巴维尔绯红的小脸蛋上；他母亲操劳的手把他严严实实地包在厚厚的破衣烂衫里，因此那小脸蛋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不大看得清楚。当树叶落到弃儿巴维尔的脸上时，他总是皱皱眉头，眨眨眼睛，乱扳乱动，直到把那身破衣踹开，他那小小的躯体接触到夜间的潮湿，才不再动弹。这时，他感觉出自己已经从衣衫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就举起一只小脚，把它拉到嘴边，开始更加安静却又带着明显的满意神情吮吸起来。

请让我作个小小的声明吧！我所讲的关于弃儿巴维尔在院墙底下那段生活中的行为完全是 *a priori*^①，并非我亲眼目睹。看见这情景的只有天空，那暗黑的八月的天空，那美丽、深邃、星光灿烂的天空，那对于大地上的事情照例漠不关心的天空，尽管大地通过它的诗人们的口，对天空说了那么多奉承的话，通过善男信女的心对天空作了那么热烈的祈祷。

假如我看见了他，被弃置在院墙下的婴儿巴维尔，那么不用说我会对他的父母充满极大的义愤，对这孩子燃起深切的同情，并且立刻去叫警察，然后怀着对自己的真诚敬意回家去；这一切要是换个别人，他无疑也会这样做的，一定会这样做的，我坚信这一点。可是，当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因此，我所描写的这件事发生地的这个城市的居民们，便失去了表现自己优美感情的极其便当的良机。大家知道这种优美感情的表露，倘若没有什么和它悖逆的东西占据上风的话，它就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主要德行行了。

① 法语：臆断的。

可是，当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弃婴巴维尔终于冻得受不了了。他把小脚从嘴里抽出，始而用轻微的啜泣，继之用大声嚎啕来打破夜的静寂。

他这样干了没多久，半小时后，就有个人走到他的跟前。这人裹着厚实的衣服，弄得他简直活象个会走路的树墩子。他走拢来，弯下腰，俯身在巴维尔的头上，粗声粗气地嘀咕道：“唉，这些不要脸的男女！”他愤愤地向旁边啐了一口唾沫，从地上抱起巴维尔，重新用破布包好他，便小心翼翼地把他塞进自己的怀里，这当儿，空中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沉郁的吆喝声，它完全淹没了弃儿巴维尔的哭声。

“大人！又扔了一个，这些鬼东西！这是今年夏天以来第三个了。这些天杀的！淫荡，淫荡……就知道淫荡。呸，你们这些烂货！”

说这话的是更夫克林·维斯洛夫，一个很讲究道德的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沉溺在醉乡中，充当各式各样学说的热情的信奉者。

“送他到所里去！”

这道命令是区警察所巡长卡尔宾科下的。他是本市第三警察分所里的头号色鬼，蓄有一撮箭形的红胡须，生就一双迷人的灰眼睛，靠着这迷人的眼睛他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任何一位小姐的心烧成灰烬。他刚才的这道命令是给岗警阿列菲·吉布雷下的。阿列菲·吉布雷是个阴郁的、有点驼背的人，他最喜欢孤独、书本和鸣禽，顶讨厌饶舌鬼、马车夫和女人。

阿列菲把弃儿巴维尔接过手里，正要抱走了，可是，突然他又收住脚步，揭开遮盖孩子面孔的破布，向他看了一会儿，又用一个手指点了点孩子浮肿的脸蛋，然后把头俯向孩子，扮了一个

鬼脸，“得儿”地咂了咂舌头。

弃婴巴维尔重又不声不响地吸吮着塞进他嘴里的“乳头”，无意去研究阿列菲·吉布雷用他那奇怪的举动想要表示什么样的感情，他对这些举动只是扬了扬眉毛作为回答，却又明白无误地没有表露半点确定的意思。

这时，阿列菲·吉布雷满脸堆笑，连胡髭也翘上了鼻头，他那部宽大而浓密的黑络腮胡也为之一震，飞升到了耳旁。他响彻全街地大声诘问弃儿巴维尔：“你是个啥玩意儿呢？啊？！”对于这个问题，那孩儿只是动动头，嘟噜了些什么。

“恰恰！费费！……克留克留！布尔布尔！……”阿列菲·吉布雷如同大象一样发出咕咕声。随后，他坐到路灯旁的一个木桩上，期待着什么似的凝视着弃婴巴维尔的面孔。

巴维尔莫名奇妙，不知道阿列菲的行话是什么意思，摇了好几次头，不肯把“乳头”吐出来，还无动于衷地扬着眉头。

这惹得阿列菲哈哈大笑。

“就是说，不愿意吗？嗨！你……这小把戏！”

但是，“小把戏”大概并不相信人家是在对他讲话，他只是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因为被“乳头”憋住了气，所以张开了嘴巴，睁大了双眼。

阿列菲急忙把“乳头”抽出，然后又非常关切地仔细看了看孩子的面孔，好象想要让自己相信，他并没有碰破孩子的嘴巴似的。

弃儿巴维尔咳嗽了。

“唏唏……唏……”阿列菲·吉布雷象喷着蒸气的火车似的咝咝地叫起来，开始左右地摇动孩子，他深信这样做可以止住咳嗽。可是，孩子咳得更厉害了。

“嗨，你呀！我的小老弟！”阿列菲伤心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四处瞧瞧。

街上没有一点动静。稀疏的路灯在街道两旁闪烁着；远处的路灯看上去似乎排列得紧些，差不多都靠拢在一起了，但是那边的街道却更加黑暗，好象顶到了一座黑墙，那墙几乎高耸到了天空；天空伸展在黑墙的顶端，闪烁不定的星光对着黑墙微笑。

阿列菲往对面看了看。

那里是市区，是一大片黑糊糊的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也有微弱但却比较稠密的灯火，还有那稀稀落落，隐隐约约的喧闹声，它升起时和沉寂时同样地慢慢腾腾、平平淡淡。

向四下里观察一番之后，阿列菲不知怎的感到一阵恶心。他把弃儿巴维尔紧紧搂在自己穿着粗呢大衣的怀里，这时，孩子已经把喉咙的痰咳出来，正准备放声哭叫了，阿列菲紧紧抱着他，望了望辽阔深远的天空，长叹了一口气。

“下流啊！……”

阿列菲把全部经过情况作了一番非常得体的归纳，然后从木桩上站起，顺着大街向市区走去，边走边摇着手里的孩子，并且努力使这个动作做得平稳而小心。他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一路走来，久久地显然被一种特殊的、异乎寻常的想法苦苦地缠住了，因此他竟没注意到，那些街道，有的狭窄，有的宽阔，有的互相交叉，有的弯弯曲曲，走着走着忽然来到了广场上。就连这个广场，他也是到了两旁装有两盏路灯的喷水池跟前，才觉察出来的。这座喷水池在广场的中央，阿列菲已经把警察分所走过了。

他自言自语地骂了几句，然后转身往回走。灯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到紧贴在他那灰呢外套上的弃儿巴维尔的小脸上。

“睡着了！”阿列菲喃喃自语说，没有把眼睛从孩子脸上移开，他感到在他的喉咙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痒痒的味儿。为了消除这个感觉，他轻轻地揉了揉鼻子，接着便这样想道：如果孩子们从生下来的最初几天里便能够领会生活中七颠八倒的奥秘，那就好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人就不会在他手里这样睡得死死的，他准要大声疾呼。

身为警察，而且又是上了年纪的人，阿列菲·吉布雷是熟悉生活的，而且知道，倘若不为自己大声疾呼，那么连警察局也不会注意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善于引人注目，那你就会灭亡；因为孤单单一个人在生活中是不能支持长久的。这个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孩子真会死掉的，因为他睡着了。

“唉！你呀，小兄弟！”阿列菲用责备的口吻说，走进了警察所的拱门。

“你从哪儿来？”一个穿着灰外套的同事突然出现在他眼前，问道。

“打岗上来。”

“这是什么？”那人用手指戳了戳弃儿巴维尔的腰部，甜甜地打了个呵欠。

“轻一点，你这个鬼东西！又捡了个孩子。”

“你瞧！这些小魔鬼，接二连三地涌来啦！”

“谁值日？”

“戈戈列夫。”

“睡了么？”

“睡得死死的。”

“玛丽亚大婶也睡了吗？”

“她也睡了。她干吗该不睡呢？”

“唔！说的是呀！……”阿列菲·吉布雷慢吞吞地说，他开始沉思，站在原地不动窝儿。

“我快下班了，下了班也要去睡的！”这位同事说着，就要走开。

“等一等，米海洛！”阿列菲伸出那只空着的手，拉住对方的袖子，忽然又不知什么缘故做出很机密的样子悄悄说：“要是现在把他送到玛丽亚大婶那里去，你看怎样？”

“她才稀罕呢！”米海洛望了望安静地睡着的弃儿巴维尔，露出怀疑的神情笑了笑。“老兄，她自己的孩子就叫她厌烦死了，比吃辣萝卜还难受。”

“不过只放一夜呀！”阿列菲确切地声明。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她一定不会管他。来吧，我抱他去。”

阿列菲小心翼翼地把弃婴巴维尔放到米海洛的手上，然后踮起脚尖，沿着走廊尾随他悄悄走去，他边走边越过同事的肩膀，探视睡着的婴儿的小脸，屏息着自己的呼吸。可是，米海洛却登着他那双沉重的长统靴，在走廊的石板地上踩出橐橐的响声。他们走到了门口。

“喂，我在这儿等着！”阿列菲小声说。

他的同事开了门，随即在门里隐没了。

阿列菲站定，感到一种令人十分难受的不安。无论是从军装外套的翻袖头上抽出线条，还是使劲地捋须髯，甚至用手指去抠墙上的灰粉，都没法驱散这种不安的心情。

门里传出了低沉的唠叨声。

“她臭骂了一通，总算收下了！”米海洛一面开门，一面说，在他那刮得光光的脸上，不知为什么表现出一个胜利者凯旋归来

的神情。

“那好！”阿列菲·吉布雷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就和同事朝大门走去了。

“再会，老弟！我要到岗上去了。”

“去吧！”米海洛淡淡地答道，他走到一个墙角，弄出一阵好象干草似的沙沙声，显然，这是他在为自己铺个睡觉的地方。

阿列菲慢吞吞地从第一个台阶走下第二个台阶，等到一只脚踏上第三个台阶的时候，他感到他的两脚好象粘到了石板上，不能动弹了。就这样，他站了好几分钟，最后，那被煤油灯的微光照着的走廊里终于传出了下面一段对话：

“米海洛！？”

“嗯，还有什么事呀？”

“你明天把他送去吗？”

“那孩子吗？唔，当然，得送去。”

“送到产院吗？”

“不，送到铁匠铺去。”

一阵冷场。在走廊的尽头，米海洛弄得干草发出沙沙响声，他睡不安稳，用靴子擦着地板。阿列菲·吉布雷眺望着展现在他面前的沉睡的城市。夜的漆黑，把所有的房屋一座座连成了一面灰色厚实的墙壁，黑糊糊的街道，宛如这墙壁上的深深的裂缝。就在那边，在城市的尽头，靠左边，有一家产院。这是一座高大的冷白色的石砌建筑物，外观严整，有许多宽大、冷漠、空洞的窗户，既没有摆设盆花，也没有挂窗帘……

“他会死在那儿的！”阿列菲喃喃地说。

“那孩子吗？八成得死。孩子到了那儿不死的很少，因为清洁、秩序都……”

可是，刚说到这儿，米海洛忽然睡意来临，大声打起鼾来，他那关于纯洁幼小的灵魂因为清洁和秩序不良而致死的意见，也就未能加以确证和阐述。

阿列菲·吉布雷又站了一会，便上岗去了。

他回到岗位上时，天际已经发白，空气由于清晨的来临而变得新鲜了。他的岗棚几乎设在野外。他现在感到这岗棚比他从前所感到的更加孤单、更加陌生了。可是从前，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在他心里引起过任何与众不同的思想和感觉，今天却引起了。他坐到岗棚门前的小凳上。小凳的周围长满了奇形怪状的接骨木树丛，阿列菲的灰色的、佝偻的身影，和树丛的暗黑的背景融成了一体。

他沉思着。这里有许多令人难受的、想不清楚的想法，为了使这些想法最终在阿列菲的头脑里压缩成一个问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这问题便是：“人们如果不能把孩子扶养成人，那么，他们是否有权生儿养女呢？”

阿列菲·吉布雷终于用“不，他们没有权利！”这句话严肃而沉痛地解决了这问题时，他险些儿都要发疯了。这时他才觉得轻松些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空中挥拳示威，咬牙切齿地说：

“该死的卑鄙的东西们！”

太阳升起了，曙光照到岗棚的窗子上，窗玻璃反映着火焰般的光，因此两个窗户变得活象一个从地里爬出来看看人间的尖头绿脑妖怪的两只笑吟吟的大眼睛，那爬向岗棚顶盖上去的接骨木树丛，好似妖怪蓬乱的鬃发，而岗棚门楣上的缝隙，宛如生在妖怪的快活的、笑着的前额上的皱纹。

正午十二时，他坐在玛丽亚大婶的家里。这个女人有一张

粗犷的面孔，一双绿眼睛，穿一身脏衣裙，衣裙的下摆高高掖在腰里，袖子是卷起的，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篇充满战斗活力的诗篇。

阿列菲·吉布雷有许多许多话要向她讲，但是由于不善辞令，他感到自己太不行了。玛丽亚大婶的平静而沉着的举止，加上她的自信心和力气已使阿列菲在她面前不敢造次，但他厌恶女人的情绪，却依然溢于容表，从他投向玛丽亚的大脸盘的阴郁的目光，以及他一再朝地板上啐唾沫的动作中反映出来。

弃婴巴维尔仰卧在一条长板上^①，裹在一堆破布烂衣里，身子底下垫着草垫。他正在那里专心做着体操，两只手捕捉着自己的小脚，抓到后就竭力把它往口里拉。红肿的脚不听他的话，婴儿巴维尔显然不想勉强它，还发出赞许的哟呀声。

“喂！你这反基督的！你现在打算把他咋办呢？”玛丽亚一边说，一边坐到阿列菲对面的椅子上，还用围裙擦着脸。“我没办法，我不要。你送给基达耶娃老太婆去吧！给她两卢布，她会替你抚养的。这孩子很结实，生下已经一个多月了，很安静。就交给她养吧！”

“她要是把他给弄死了呢？”

“她会弄死他！你这个丑八怪！她干吗要弄死他？”玛丽亚逗弄说。

“干吗？……娘儿们的事，就……”

“你这个不会说话的法老^②！我把他抱给她就完了。我就说，喏，这是第七十一号秘密儿子。哈！哈！哈！……你这个木

① 俄国农舍中沿墙壁钉的木板，可供坐卧。

② 法老本是古代埃及皇帝的称号。十月革命前，俄国人民以这个称号称呼警察，含有轻蔑的意思。

头疙瘩！弄死他！难道孩子不是娘们儿带的！真有象你这样的撒旦？娘们儿！……娘们儿身上什么力量都有！谁把你们这些鬼东西带大的？唔……你这笨头笨脑的傻家伙！……还唠叨这个那个的！”

“可是，你说的究竟不是那个……别汪汪叫了！”阿列菲有理有据地说，竭力避开玛丽亚大婶的眼光，这眼光今天似乎特别专注而锐利地盯着他。

“还有什么？莫非为了你，我应该改变脾气不成？您……说吧！好大个人物！只要我是正正经经讲的话，我到死都不改。难道对您能另是一套吗？真该时时刻刻揍你才好！”

“行啦，行啦……谈正经事吧。”

阿列菲按捺不住，很想把这泼妇痛骂一顿，但又不能不加以克制，他心里感到益发难受。

“快说，我该怎么办，要不我就走了。我没有心思再听你唠叨了。”

“喝！咱们可是多么温柔的人！你这蠢货，蠢货！”

接着，又花了好长时间，费了许多口舌，她这才算将自己的全部战斗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将贬意修饰语全搬了出来，而且同时不停地在狭窄的房间里忙来忙去，一边做饭，一边做针线活；一会儿喂喂这个孩子，一会儿又喂喂那个孩子，他们是被她分别放在炕上、火炕背后和床幔里头的；有时，还要吆喝一阵窗外的鸡群，然后又回到不时从各个角落探头探脑、发出压抑声音的孩子跟前，——最后，玛丽亚站了起来，两手叉腰，立在阿列菲面前，申斥他说：

“现在你先到警长那里去，把事情经过向他说清楚：我要收养这孩子。然后给我送两卢布来，我好先付一个月的工钱给基

达耶娃老婆子。此外再掏出个把卢布做零用，买点衬衣啦，系带啦……还有别的什么啦。然后呢，你这个讨厌的鬼家伙就滚到泥潭里去吧！讨厌透啦！”

阿列菲站起身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默然地走了。

晚上，基达耶娃老太婆来见玛丽亚大婶。她左眼是瞎的，面孔的颜色和轮廓，酷似一个蔫了的萝卜，她的下巴上长着一小撮短而尖的白毛，她讲起话来叽叽喳喳，尖声尖气，说了两句到第三句说到嘴边的时候，就要打扰某位圣徒，不管恰当与否地把他请将出来，或者由他证明她的话准确无误，或者并无任何明显的原因，只是随口道来而已。

玛丽亚大婶严肃而枯燥地给她讲述了事情的始末，下了几道指示，并把所有这些归纳成一句颇有威力的话：

“给我小心点儿！……要知道深浅，可别拆烂污！”她边说还边向基达耶娃老太婆摇晃指头威胁她。

基达耶娃老太婆缩成一团，深深地向玛丽亚大婶鞠躬，并且奴颜婢膝地咧嘴大笑，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微贱地位反而略带几分喜悦之情，轻轻地、几乎是耳语般地申诉道：

“季莫费耶芙娜，亲婶子！莫非你还不了解我吗？看人行事，对您可是……”说到这里，她微微把头转动一下，好象她无法形容她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事似的。

“这我是知道你的。老实巴交的老婆儿嘛！是啊！……”

这句话讲得意味深长，对于这位老实巴交的老太婆来说，这绝不是称赞的语调。

弃婴巴维尔一直默默地躺在长板上，只是当基达耶娃老太婆先虔诚地轻声祈祷“愿主降福！”，然后把他抱到手里的时候，他这才很不赞成地哼哈了些什么，随后便又安静下来。他对于自